

看一场演唱会的理由是什么?去看喜欢的歌手,还是和旧时光里的自己相遇?周末三浦祐太郎的演唱会,我与巫慧敏的父母巫洪宝、谢跟娣结伴去看。对于三浦祐太郎这个名字许多人可能觉得陌生,但是他的父母在中国家喻户晓——三浦友和、山口百惠。

为什么与巫慧敏的父母一起去看?因为最早知道三浦祐太郎计划来华演出就是因为巫慧敏,那些年,她曾受谷村新司先生拜托,帮三浦祐太郎写中文歌词,辅助学习中文发音。长期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奔走的谷村新司先生,深知山口百惠乃至其家人之于中国观众的特殊情意结,一直想将三浦祐太郎带到中国的舞台上来。

世事难料,巫慧敏突然离开,谷村新司也在去年走了。但三浦祐太郎的演出,在各方多年努力下,终于成行。三浦祐太郎带着乐队在深秋的上海之夜登场,唱自己的歌,也唱母亲山口百惠的成名作。舞台上潇洒弹唱的他,遗传了父母的音乐才华。山口百惠本就是演唱双栖的实力派,三浦友和在演成成名前也组过摇滚乐队。在表演上,三浦祐太郎有他自己的风格,就像山口百惠一样有个性。喜欢山口百惠的歌迷都知道,她虽然看起来如玉女的样子,但声线浑厚,歌唱中是笃定的气派。

三浦祐太郎演唱山口百惠金曲时,台下反响异常热烈。这些掌声呐喊,是穿越了四十多年岁月时光的回响。遥想上世纪80年代初,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主演的电视剧《血疑》在中央电视台播放,当时黑白电视机都未能普及,常常是整个院子整个弄堂守着一部黑白电视机追看,一个星期播一集的电视剧,多少人望眼欲穿,看了一集盼一周,把报纸上的剧情介绍读了又读。今天刷短剧打发时间的人不会懂得那份“周一会”的仪式感。

三浦祐太郎在会上动情地唱着父母主演的《血疑》主题曲《谢谢你》,“关于我的一切,请忘了吧。”但给我们带来美好回忆的人,离开或隐退的:山口百惠、邓丽君、巫慧敏、张国荣、梅艳芳、谷村新司……我们都不会忘记。琐碎的生活总把人从追梦的激情中拉回平凡的现实,但在熟悉的音乐旋律里,永远有青春梦幻在悸动。三浦祐太郎还唱了山口百惠名曲《告别的那一方》,这也是21岁的山口百惠在1980年告别大众的“道别曲”。她在告别演唱会上将话筒高高举起,再重重放下,一个转身,奔向后台。非常不舍,但是决绝。当年不少人都认为山口百惠隐退只是暂时的,甚至质疑明星夫妻的婚姻只是炒作或一时冲动。时间说明一切:山口百惠做到了她的承诺和抉择。

不可否认,这场三浦祐太郎的演唱会,现场许多人是因为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而来,饶是如此,这个阳光大男孩态度大方地接受大家的爱,他反问大家:“你们享受吗?”看得出,他无意“享受音乐”这件事。他还说:“我很喜欢上海的大闸蟹!”来上海演出,他也享受美食。果然是山口百惠儿子!这一家人都将生活握在自己手里,奋斗并享受着人生,以不同的方式。

演出中,大合唱常常响起,满场荧光棒飞舞,观众席中,巫慧敏的父母也看得非常投入。巫爸爸在大家挥舞荧光棒的阵中,独树一帜地捕捉着旋律打着拍子,让人想起他曾在卡西欧家庭演唱大奖赛上认真指挥全家唱歌的身姿,时光飞逝。和山口百惠一家一样,巫洪宝家庭也是许多上海观众关于20世纪80年代难忘的回忆。物资和娱乐生活都相对匮乏的时代,家庭音乐大赛横空出世,一家人在巫洪宝边奏碗琴边指挥下,妹妹巫慧敏唱歌,姐姐巫谢慧拉小提琴,妈妈谢跟娣奏竹琴,全家人齐心协力在舞台上合作,各有风格又凝聚一条心,那样的形式那样的气氛,感动千家万户。80年代走过来的分分外能懂:那时虽吃穿简朴,但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,邻里互帮互助一呼百应感情深。时间去哪了?那样的生活哪里去了?

安可之后,许多观众冲向台前去表达对三浦祐太郎的喜欢,上了年纪的,像少男少女那样大喊山口百惠、三浦友和的名字,有种莫名的感动。

穿越了时光的激动涌上心头,不仅是回忆杀,还有一份因旧浪回潮生出的珍重:那样简单的喜欢,那样单纯的感动,家人一起看电视,吃一餐齐齐整整的饭,那样的幸福感——久违了吗?历经纷繁后回归内心,简单而纯粹的追求,是我们心底常驻的芳华,时光飞逝,人世无常,无价的情义,不能丢,最珍重。



七夕会

海外钢琴考级记

杨俊蕾

今年四月,我到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公派访学项目,读小学的女儿和我一道前往。出发时不担心别的,主要是逐年参加的钢琴线上考级,这次要在海外完成了。到达哥大报到后,我们开始到处打听,校园内外有没有可以练琴的琴房?十天后,终于发现住校本科生所在的学习大楼有七架钢琴,分别在二楼、四楼和五楼。这七架钢琴就成了女儿海外练琴和线上考级的硬件基础。

国内的钢琴考级在八月下旬进行,但是考级曲目和用书要在五月才能寄出,只好拜托朋友代收并寄来国际快递。收到包裹已是六月,满打满算两个月,要在没有老师亲临指导的情况下练会四支曲子。除了基本的和弦长琶音是随机抽取的减七或者加七,另外还有C大调练习曲,一支复调曲《g小调加沃特舞曲》和一支民间乐曲《阿福歌》。对于不擅弹琴的我来讲,像是不可完成之任务,就连国内的钢琴老师也安慰小朋友:尽力而为就好。小朋友下载了AI软件,一边摸索着开谱,一边录下每次练习的音视频,根据AI的

只能赶快启动备选方案。可是,万年不锁的五楼两个琴房居然上锁了!我飞速跑到一楼前台求助。终于,门开了,可是还没等我连声说完谢谢,掀起琴盖的小朋友就一声惊呼:“谁把琴键完全弄坏了?”工作人员看到也惊得说不出话来,主动找出隔壁琴房的钥匙。可是,打开门后,他自己先摇了摇头。可能是为了准备即将举行的盛会,琴房里堆放了比平时更多的食物,种类之多样,数量之丰富,简直够开一个小型便利店的。

最后,工作人员说我们可以用形体教室的钢琴,他愿意借来一个谱架,让我们写上“正在考试,请勿打扰”的字样放在门外。那一刻,我是真的体验到了什么叫峰回路转、柳暗花明。女儿说她打开琴盖的时候,心情复杂而紧张。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立式钢琴,同时却也是七架钢琴中状况最好的,键盘整洁,踏板有力,只是女儿还从来没有在上面弹奏过。她迅速弹了一遍曲目,抬起头说:“妈妈,明天我就用它来考。”

为了确保不再出任何意外,我们在这里待了整整一天,代价就是不能离开去吃饭。大楼里一位

路人也有福。等绿灯,有香气。循香望去,看到一个大石匾后面露出开满桂花的顶部。绕过去,后面原是几棵高大浓密的桂花树,花开得又新鲜又繁密。一群鸟儿叽叽喳喳,飞进飞出,简直是它们的天堂。那一刻,也是我的天堂。10月17日,继续出门循着香气走,找桂花看。走在博物馆外面的马路上,循香绕进去靠近看,就看到了广场上那12棵南北一排的丹桂。第一棵桂花树前有高高的旗杆,一大面五星红旗在蓝天下迎风招展。旗杆后面一溜橙红色,很是抢眼。

脚力有限,不可能看完所有的桂花。过几天再出门,桂花不是枯了,就是谢了。说是“好花不常开,好景不常在”,但总有好花时而开,总有好景时而在。四季流转,于是一直开,一直在。

不知道桂花树长在哪里,但桂花会用那幽幽的香气诱人找到它。今年天气热得久,桂花开得迟一些。10月9日,秋高气爽,出门散步,一路寻花,那桂树上也只是隐藏着稀稀的点点花苞。绕个圈子,在回家的路上,浓烈的桂花香袭来,循着香气的路径,终于看见一棵长得漂亮的树,开满了花。很欣喜,在树前流连很久。10月10日,仍是好天气,又去看这棵桂花树,打算在它旁边待久一些,带了旧桌布、食物、水。10月16日,雨停出门,已是处处桂花香,路边一眼看得见的桂花树,不管高的矮的稀疏的浓密的,都开花了。从一小区经过,馥郁袭人。循香望去,围墙里一排桂花树,开满密密麻麻的黄。住在那里的居民有福了,经过的



熬过了夏日的酷热,度过了初秋的奔放,来到了渐渐平静下来的深秋。麦穗成熟了,果品色深了,桂花飘香了。一直想拍一组以“静”为主题的作品。10月11日上午,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让我背起相机包,前往言子书院(奉贤区望园路600弄97号)采风。要拍好

打分反馈来调整手形和处理音乐符号的方式。哥大校园里练琴的人不在少数,最抢手的三架琴都在五楼。音色最好的是555报告厅里的三角立式斯坦威,但很难轮到。另两架琴分别是波士顿立式与三角,前者的键盘上有些琴键已经松垮,但是房间内有网络覆盖;后者所在的房间没有网络,偶尔还被大楼食堂用作临时储藏室。只能去二楼,要么在食堂大厅弹,要么试一试小会议室套间有没有上锁。二楼的两架琴更特殊,一架在形体教室,墙上的落地镜吸引年轻人对镜起舞,所以经常关着。另一架琴倒是位于对面的正规琴房,可是墙上贴着一张构图可怖的图片,小朋友在里面弹过一次之后,无论如何都不肯再进去。

究竟在哪一架钢琴上完成在线视频的弹奏和上传?最后留出的在线考试窗口期其实只有四个小时。经过反复比较音色、环境效果,尤其是预测可能被推门而进的中断几率,我们最终把目光锁定在555报告厅,并准备在考级前一天搞一场仿真模拟。然而,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当天,意外发现大厅外立起了一块临时牌子,上面写出的活动时间恰好就是考级的窗口时间!那一刻直接傻掉了,

时,不得不满怀同情地为上课老师捏一把汗。时代不同,孩子更不同了,他们和当年的我们比,童真不减,但更敢想敢言,更有主意……我可以不买吗?童心真是一面镜子,清澈无比。虽然这背后可以有许多的解释与猜疑,但依然不妨碍其明净,仿佛不经意间点醒人生。我可以不买吗?金惟纯在他的书《人生只有一件事》里,提到他朋友的一个观点:“钱用来干嘛?不就是用来为自己的‘爽’买单吗?似乎道出当代大众心理,更有“双十一”来验证这句话,这个不是节日的节日,这个会让许多人早早记挂和筹划的节日,“总归要买点什么的”,让“我可以不买吗?”变得不堪一击,也正因为,许多人买到了“爽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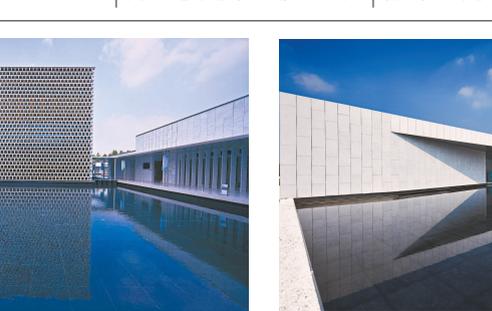
但,真的就是“一直爽,一直爽”吗?买更好的,能买更多的,有了更好的和更多的,还要买最好的和最多的……这是个看不到终点的循环,看不到底的“深坑”——无底洞的终点肯定不会是“爽”。我们要感谢信息化时代,让生活越来越好,消费越来越便捷;但也正因为如此,我们对欲望的诉求也越来越多,有时候,我们需要用否定和双重否定,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肯定。一如金惟纯在与他朋友对话中接下来的观点:“修心有什么用?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,都不会让自己不爽!”不会不爽,才是真正的爽。

清洁工朋友看到我们在四楼的而不是常见的五楼练琴,就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当我啼笑皆非地告诉他这一系列的想不到,他一边大笑一边拿来了两个汉堡包!那一刻,我真切地体会了“不知道说什么才好”的感动心情。我们啃着汉堡包,慢慢等待太阳西下,大楼关门。第二天一早,我们按时来到形体教室,在门外支好“请勿打扰”的谱架,一共弹三遍,数量之丰富,简直够开一个小型便利店的。

最后,工作人员说我们可以用形体教室的钢琴,他愿意借来一个谱架,让我们写上“正在考试,请勿打扰”的字样放在门外。那一刻,我是真的体验到了什么叫峰回路转、柳暗花明。女儿说她打开琴盖的时候,心情复杂而紧张。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立式钢琴,同时却也是七架钢琴中状况最好的,键盘整洁,踏板有力,只是女儿还从来没有在上面弹奏过。她迅速弹了一遍曲目,抬起头说:“妈妈,明天我就用它来考。”

为了确保不再出任何意外,我们在这里待了整整一天,代价就是不能离开去吃饭。大楼里一位

喜,赶紧支起脚架,装上相机,调试好参数(尼康D850相机,f2.8,焦距14-24mm,曝光补偿-3,ISO100),寻找着最佳的视角,一次又一次地按下快门。建筑与文化结合便有了深度,建筑与水融合便有了灵魂。于是便有了这一组作品。



静谧之美 李跃

时,不得不满怀同情地为上课老师捏一把汗。时代不同,孩子更不同了,他们和当年的我们比,童真不减,但更敢想敢言,更有主意……我可以不买吗?童心真是一面镜子,清澈无比。虽然这背后可以有许多的解释与猜疑,但依然不妨碍其明净,仿佛不经意间点醒人生。我可以不买吗?金惟纯在他的书《人生只有一件事》里,提到他朋友的一个观点:“钱用来干嘛?不就是用来为自己的‘爽’买单吗?似乎道出当代大众心理,更有“双十一”来验证这句话,这个不是节日的节日,这个会让许多人早早记挂和筹划的节日,“总归要买点什么的”,让“我可以不买吗?”变得不堪一击,也正因为,许多人买到了“爽”。

但,真的就是“一直爽,一直爽”吗?买更好的,能买更多的,有了更好的和更多的,还要买最好的和最多的……这是个看不到终点的循环,看不到底的“深坑”——无底洞的终点肯定不会是“爽”。我们要感谢信息化时代,让生活越来越好,消费越来越便捷;但也正因为如此,我们对欲望的诉求也越来越多,有时候,我们需要用否定和双重否定,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肯定。一如金惟纯在与他朋友对话中接下来的观点:“修心有什么用?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,都不会让自己不爽!”不会不爽,才是真正的爽。

清洁工朋友看到我们在四楼的而不是常见的五楼练琴,就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当我啼笑皆非地告诉他这一系列的想不到,他一边大笑一边拿来了两个汉堡包!那一刻,我真切地体会了“不知道说什么才好”的感动心情。我们啃着汉堡包,慢慢等待太阳西下,大楼关门。第二天一早,我们按时来到形体教室,在门外支好“请勿打扰”的谱架,一共弹三遍,数量之丰富,简直够开一个小型便利店的。

最后,工作人员说我们可以用形体教室的钢琴,他愿意借来一个谱架,让我们写上“正在考试,请勿打扰”的字样放在门外。那一刻,我是真的体验到了什么叫峰回路转、柳暗花明。女儿说她打开琴盖的时候,心情复杂而紧张。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立式钢琴,同时却也是七架钢琴中状况最好的,键盘整洁,踏板有力,只是女儿还从来没有在上面弹奏过。她迅速弹了一遍曲目,抬起头说:“妈妈,明天我就用它来考。”

为了确保不再出任何意外,我们在这里待了整整一天,代价就是不能离开去吃饭。大楼里一位

喜,赶紧支起脚架,装上相机,调试好参数(尼康D850相机,f2.8,焦距14-24mm,曝光补偿-3,ISO100),寻找着最佳的视角,一次又一次地按下快门。建筑与文化结合便有了深度,建筑与水融合便有了灵魂。于是便有了这一组作品。

静谧之美 李跃

静谧之美 李跃



静谧之美 李跃

我可以不买吗

陈静



边看边聊

擎燎火把

南吸

“擎燎”、“火把”多次见于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。《扬州瘦马》文中有“花轿花灯、擎燎火把、山人俚相、纸烛供果牲醴之属,门前环侍”。林邦钧注评本对“擎燎”注释是“手擎的火炬”,对“火把”注释是“以芦苇扎成柴捆,拖于地上,且烧且走,以迎新入。”这里的“擎燎”“火把”为两事。家乡绍兴萧山一带娶媳妇的风俗,男方派出的行郎队伍中有“引轿”(音)、“火把”两个角色。迎亲队伍中,引轿在前,为花轿引路,是手提铁丝网篮,铁丝网篮中放入煤油浸过的木条(山里人用松油木条),点燃。火把在后,是手举竹条,竹条上端绑扎煤油浸过的布条点燃。在新娘子上花轿之后,花轿在燃着的火堆上面前进、退回,进退三次之后,就向前走。这些细节可以印证当年张岱写的“擎燎”“火把”为两个角色。《西湖七月半》文中有“轿夫擎燎,列俟岸上”。林邦钧注评本“擎燎”注释为“高举火把”。书中还有几处写到“火燎”。《炉峰月》文中有“持火燎”“有火燎数十把”。此处“火燎”,注释为“火把、火炬”。这里的“火把”,应该是举在手上的,而非迎亲时的“拖于地上,且烧且走”。《二十四桥风月》文中有“火燎即出,一一俱去,剩者不过二三十人。”此处“火燎”书中无注释,可能是火把,也可能是灯笼。《扬州瘦马》文中“鼓乐灯燎,新人轿与亲送轿一时俱到”,此处“灯燎”,或许是灯笼与火把的并称。《西湖七月半》文中“灯笼火把如列星,一一簇拥而去”。张岱笔下的“燎”,或许有时是灯笼火把的概称,亦未可知。家乡迎亲风俗中的“引轿(音)”,或许就是张岱笔下的“擎燎”,是普通人家对灯笼的代用。